

當陽縣志

第玖冊

當陽縣志卷十七

藝文志中

唐賢留題玉泉詩序

宋張田
大理評事
鄧

田少與中州士人品第天下佳山水處或道荆門之玉泉昇之棲霞齊之靈巖臺之國清諸寺以爲四絕景德中天子知其地勝異率詔擇名僧居之明年復表其額故結方外之遊者一或不至不足爲好事慶歷七年冬田自武當再謫郢且走荊州甯母兄荆去玉泉方再宿心竊幸之意平昔之慕今遂適焉又明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唐賢詩序

一

年春始造山山之雄絕崛峻上薄氣象長松萬株夾道十里如六師介冑申令既令奮然將作高盤孤撐虎鳳軒翥寺掛巖腹翠微旁來危樓橫橋下走清瀨一徑西北玉泉之源纍纍明珠直出數竇風霽月皎鑑人毛髮時無友人獨攜二三子留山中攀幽覽勝下上晦顯或嘯天外卻醉水邊回頭身世使人羞恥之郢之明曰道出軍下軍守曲臺謝公好古博雅君子也喜田之遊且曰玉泉予之境土恨守符未能往前使寺僧錄唐賢留題自曲江而下止近代浮屠齊

已方得八篇僧云異日詩殊多第往天水漂去予惜
其遂散亡欲鑿石以紀其事子爲我序焉敢拜命因
道山之崖略慶歷八年七月七日謹序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唐賢詩序

一一

爲烈婦王氏募貲建坊序

謝方升

烈婦姓王氏紫蓋總民人趙師彥之妻也族本寒微秉性幽貞年十七歸趙敬事翁姑踰年而姑逝家故貧婦勤於操作俸薪米無闕稱賢婦焉值歲歉翁就食西山中其夫亦外出婦與夫弟師材居材甫七歲耳有强暴王某突入其室擲以金因謔誘之婦方業屨變色而作厲詞以拒王怒挽其袪將强之婦奮呼力拒衣碎乃得脫奔訴母家母家惟一季父時方醉坦然置之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募貲建坊序

三

婦憤極氣絕移時復甦奮袂而出沿途號泣過清水潭以石鎮業屨於岸而慷慨赴水死師彥歸鳴於官官以公出故經五日始驗寒潭澄澈砂石洞明見婦屍端坐水底浪湧不稍移拯而出之正氣凜然面如生觀者莫不感泣既葬數月精靈不遽泯每午夜輒聞號冤聲迨定讞置强暴於法聲始寂然邑令上其狀大憲聞於朝乾隆四十三年冬奉

旨旌表給銀建坊並入祀節烈祠師彥以貧故建坊

未果然其心終不敢忘也今師材亦漸長矣兄
若弟欲泣叩仁人義士助之貲以玉成之而先
囑余爲之序嗚呼其烈也其天地之正氣也通
都大邑衣冠名流一遇禍難猶或有所遷就而
失之而窮鄉僻壤衣敝食淡之弱婦獨能潔身
取義視死如歸雖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既
蒙

恩獎足以光潛德樹風聲又得所資助以底厥成俾
乾坤正氣常昭然於斯民耳目之間而後起皆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募貲建坊序

四

有所矜式其有關於風化豈淺鮮哉凡我同人
其竭力焉是爲序

鍾山長老獻關廟鎮物記

无僧寶淵玉泉寺

皇慶改元壬子歲春孟玉泉當代住山佛光慧日普
照永福大師鍾山長老捧鎮山壽亭侯印龍眉龍角
繪寫寺圖赴宣政院蒙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尉
平章政事會福院使宣政院使安晉國公導趨鳳闕
瞻覲龍顏捧一瓣香祝萬年壽親聆天語顧問丁寧
宣賜金盃甘露馬乳奏降御寶聖旨護持住山謝恩
而歸爾時姑蘇靈巖堂上止巖禪師同在京城賦詩
餞別錦還荆楚榮播江吳遠近禪門次韻贊慶繼而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獻關廟鎮物記

五

荆門太守奉直杜公州判忠翊李公泪諸名儒賡和
盈軸通泉懶翁先生妙語題跋增重叢林寶淵藏拙
西寮獲覩盛事歡喜踴躍亦曾續貂邇者當陽達魯
花赤那懷忠翊公勸諭立石命叙原起斐狀直述題
於端云癸丑歲皇慶二年良月既望當山首座比丘
前住建康能仁禪寺古源寶淵謹題

移立唐賢詩碣記

元衛應辰 邑人

僕嘗聞昔唐太師顏魯公製祖亭文勒石於江州祖將軍廟其後典州吏遷此於九江驛磨之以刊其修驛之功歐陽詹作文以弔之蓋痛前賢芳迹不幸而泯而悼小人無知殊不辨乎蘭鮑之美惡也荆門之王泉爲天下名山四絕之冠有唐賢曲江張丞相及孟襄陽諸公留題詩韻備道其美宋慶歷間郡守謝公好古博雅君子也始命匠鐫碑文請於大理評事張君爲文序之以立石於荆門蒙惠二泉之側用增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唐賢詩碣記

六

江山之勝俾往來賢士大夫遊者獲爲美觀兵火以來屹然獨在若有神明護之莫之廢也元運更新車書混一郡治復古碑乃粲然豈謂有負力遷之他所欲泯其舊而圖其新幾與顏魯公祖亭碑者同罹其害當代住持鍾山長老聞之見義必爲不遑他恤亟到州命役徒挽歸龜趺如昔而立石焉此較於顏魯公祖亭碑何當時不幸而張曲江孟襄陽諸賢碑文雖經異世塵劫獲遇斯人而何其大幸也歟吾聞君子樂道人之善吾黨不可無一語以述其事因不自

揆爲其概並借張丞相留題五言古風詩韻輒成一章以頌其美知我罪我幸無以其僭爲誚云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唐賢詩碣記

七

張侯濬河記

明 王可大

利民之生孰有重於建城導河者哉他郡邑與河每不相涉也卜地而城之順流而導之因其勢度其宜而已爾楚之郡邑盡濱於江之南北蜀江自岷山而下至枝江而分流爲患愈滋楚之荆承二郡承之被其溢蕩者十九溺已積歲矣乃當陽邑治故無城賴土垣以爲防又當漳沮二水會流之衝漳水出於南漳沮水出於房陵左氏稱爲楚之望自古而已重視之其二水去邑爲甚迫夫水勢分則柔合則奔突勇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張侯濬河記

八

悍苟下無所洩其駛而四汜也不可防已邑舊有河去土垣可一里許歲自庚申以來江水大濫而諸河亦泛舊河遂湮塞不能受其橫流水散而薄於垣當事者爲石磯於垣之東北以障之蓋邑地東北平下土疏泄滲斥水亟而磯決遂食垣之半并及官舍民廬是水之不利於民者久矣在宋元於江陵路開九穴十三口以洩其怒而民患稍息况大水之會者可不導其舊河哉水淺則盜熾邑令張君松設竅獲盜踰三十人而餘盜尚汹汹也乃謀於郡伯頤菴何公

大指曰松無善治不能弭盜然多自他所來者又不能回災沴河壅其故道內侵於土垣及於公私之舍公其謂何公曰噫是在我矣不建城無以衛民不導河無以得地然則導河其最先且亟乎乃告之守臺仰明李公公又曰噫是在我矣然久歉之際不可重困於民也吾計之廩有穀千石以備賑者今散以濬河卽所以賑恤也又計之總居民及里夫共二千名假其力以食此穀卽可無饑矣於是上之撫按兩臺兩臺僉曰守道之言是也乃下之頤菴公暨荆門州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張侯濬河記

九

守袁君一虬督之張令及衛經劉日南日程其工不三月而河復其故道起自西口至東口止袤一千五十弓抵東南舊河深四丈廣八丈徑達合溶市與川江合尋將濬河之士築爲南岸長堤廣十丈高三丈頂有三丈不必他有所營而屹然外郭矣又以其餘土起新堤於邑之西北山嘴可三百五十弓高廣及頂亦如前堤其當奔決之處捍以竹木更樹楊以實其根兩堤相帶內以城外以河害實弭也蓋河成而可以舟得以化居有無不至坐嗇也可以洩卽有庚

申之水無慮也可以漑不爲旱魃所窘也民之樂而安之也其利可勝數哉由是量地爲基相勢爲工以埴以石以畚以築并其東北者而盡城之他所之盜將聞而遠遁也以故邑之人垂白及髻者背欣欣然曰令之功太守之德也主其成者兩臺之績守臺之仁也令走謂予曰松無善治重爲上官憂茲河成矣城可建矣公幸紀之以無忘膚功予曰噫予遷楚四載凡三建城未有不得地而可施工者况予今責在水利哉是在我矣太守德之守臺仁之兩臺是之令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張侯濬河記

十

功之予樂其成雖不文不敢沒其美也河成而巡臺南山趙公來按都府毅菴馬公亦以遷客至實相其成者也乃爲之歌使邑之垂白及髻者歲時伏臘歌以世之歌曰漳水洋洋沮水瀼瀼以匯以出當我孔陽河伯殄我食我舊疆河飶而墳地遜而荒太守曰吁爾毋庸傷上顛下成爲爾之臧乃鳩爾工乃豫爾梁乃淑爾具乃定爾方河伯告順水復爾常還爾舊疆永妥無殃爾舟爾漑爾浮爾方爾魚爾鰲爾穀爾秧爾收爾穫爾食爾倉爾朝爾夕爾祀爾常婦歌於

屋夫歌於場農歌於野士歌於房以石以甃以板以
箱以墉以阜以崇以翔闢爾之戶露爾之藏靡有盜
賊於萬斯箱我巡我守不卽我良我守我令不我能
忘百世保之以永福慶時隆慶四年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張侯濬河記

十一

遊玉泉記

明 袁中道

出當陽城西陟重阜見諸山巒負象峙而其中一峯尊特竦秀氣宇如玉妍美如冠者卽玉泉山也其上時有異氣非烟非霧如兜羅綿與諸山特異山以泉得名故二十里外得泉爲入沮道皆莽莽修澗至已公嶺下西泉之水繞度門而出會於玉泉其水較洪岸畔多石水始汨汨有聲從此兩掖多坦迤之山泉出其左遊人不復與泉相捨時見磚埒皆先朝所修馳道近寺得嶺如龜背起村市駢列逾此如一竇諸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遊玉泉記

十二

山左右障泉聲始厲嚙右壁半落如赤霞左爲諸山窮處得圓阜以精瑯冶宰坡其上中如永巷是謂寺門入門泉自東來帶寺有危橋正殿依山如屏兩峯袖遶上有智者道場四字黃太史筆昔智者從天台歸荊州登紀山望當陽山色如藍上有紫雲輪困如蓋遂杖策孤征過玉泉至青溪欲建道場意嫌迫隘遂還玉泉止金龍池趺坐枯樹中致關公皈依冥建福庭湫潭千丈化爲平址棟宇煥麗巧奪人目昔王尊立水瓠子堤完眞王應運滹沱冰合世法猶然况

人天眼目百靈護持者乎當時尺一有事出神心理
應望表語而畫家亦傳關將軍起玉泉圖良亦有以
其後北秀復居此地天后作檀越金襴玉題侔於鬼
工是固一時也宋明肅劉后蜀人少隨其父入都過
此寺僧慕容禪師見而異之爲之禮及撫育仁宗正
位長秋大加護持重爲嚴飭是又一時也浸至近代
僅存一殿欹側欲顛跡公居度門傷其荒蕪有志繕
修北走神京大開講肆時黃平倩及予兄弟三人過
之跡公言及此寺幾欲墮淚於是平倩中卽各草一

疏不盈一期宮府朝野金錢麇集其始終營綜中卽
極爲苦心今遂煥然復還舊觀雖不同當時之靈必
亦大有異緣山後一壁舊多喬木作殿時伐以資用
正如剪髮紉衣甚可悼惜近禁采屢年釋松嬌姹能
增黛色寺固大龍湫也雖累土爲基今尙如珠在函
拾級登後山始可瞰遠尙存大士閣基夫殿不毗陽
以含冲氣閣不毗陰以矚原隰闕一不可姑待來者
殿左有吳道子畫大士碑作天男像衣褶最古殿右
爲藏經閣尙方新頒金疊爛然左右各一池清泉從

殿後出滙爲池注於玉泉或云那伽之宮在焉故一
山出泉甃之以種芙蓉最佳相傳卽金龍池出護寺
殿得前橋復與泉遇東行二百餘步爲乳窟窟中石
作珂色懸乳如蠟淚前一壁如幻霞玉泉之水嚙其
根而後出時作壯籟其絕壁有坎相當云前人穴以
架閣下隱隱有字盡駁予謂是張孟及元微之所書
自可惜若是俗筆能疥烟雲冰霜苔蘚亦大解意憶
元微之遊此山詩云松門接官路則當時官路原在
門外曰泉脉過僧房則當時僧房正對清泉流水周

於戶下光景可想今重墻圍裹惟恐見泉乃知填蟬
翼帖規方竹杖者何代蔑有過洞兩岸多石骨較狹
累以石丸渡至響水潭有巨石亘溪中去地丈餘泉
從石墜忽作大聲墜而復躍激爲浪花濤雪沾濡衣
屨山行稍倦童子以蒲團從坐泉上稍瞑目疾雷破
山急雨隨之大似振秦皇帝驅山鐸也過此兩崖愈
狹雷泉以出石骨爲泉所蝕作篆籀文乃捨溪復上
山徑至關侯廟前水始寂是謂泉源過橋撫掌皆如
珠串上沸侯所封當爲漢壽之亭侯而宋紹興中洞

庭漁人網得一印上一鈕方二寸有奇其上一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繫印上製甚奇文爲壽亭侯印不知何故豈唐宋間不識字入作贗物以入神廟者耶廟外列名人詩碑依稀見張孟等字不暇讀去廟數十步泉聲甫寂而石浪逼人矣道有二其左卽走蠶叢道也其右往智者洞諸嶂圍之從一罅入如花源道旁怪石磊磊色或如墨如烟可坐可卧其立而欹者下可逃雨右嶺上爲宋脩傳燈錄院今廢又里許至智者巷旁爲智者洞石理甚堅若夏屋洞下有

井與大江爲盛衰春水漲通於玉泉爲洪流緣洞後登山石欹不受足屨陟至一處稍平卽朝曦閣舊基萬山層疊中忽見山口近林遠水甚暢迹公與予議復之以祠中郎覺孤危難住下智者洞右得少平地乃喜曰蘭若在是矣相與少坐洞中予謂迹公曰此地是與吾邑人有緣蓋智者亦公安人也智者俗姓陳父名起祖梁封益陽侯居公安以公安卽舊華容地故亦曰華容人有二子長曰鐵次曰道光道光卽智者其母夫人釜鬣在公安牛頭里今猶稱聖母塢

旁有智者所建報恩寺其爲邑人無疑若祠中卽於
此信乎與邑人大有緣矣尋舊路歸復於乳窟看月
泉得月如曉溪濃雪晚宿於講經臺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遊玉泉記

十六

遊紫蓋山記

袁中道

住玉泉入春數日走度門商畧遊事首紫蓋度老不能從與僧寶公偕沿途多峻嶺回望玉泉甚尊特其後爲青溪茅平諸山上帶殘雪日光映射寶公云大似晴雲映覆山巒予曰雲色稍陳不若雪山之鮮霽照人也過聖水寺相傳葛稚川鍊丹於此取水又數里爲吳玉墳釜隆隆起吳王不應塋至此豈吾王之訛耶楚都在沮漳間宜此地有王家陵墓所云昭邱皆相去不甚遠也此地望沮漳兩岸之樹分行交槩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遊紫蓋記

十七

不可紀極路從山後以達於寺蓋自大行少室伏牛元嶽諸山蜿蜒而行至此地忽止其前平原千里江南諸山皆不可指數若天日清明可望見江上風帆數目滿眼峯巒忽見平曠如掌亦覺爽豁往時有客至玉泉清溪紫蓋來者吾卽問三山孰佳答曰皆佳不能優劣及予親至然後知品題烟雲非慧人不能大都紫蓋寬博玉泉尊特青溪秀媚紫蓋門戶也玉泉堂奧也青溪園囿也遊者以漸而入彌深彌妍若欲紫蓋爲青溪是以亭臺花木之娛而寘之懸幡列

戟之處亦少蘊藉矣此山爲三十三洞天以南北二山四垂如蓋林石皆紺故名紫蓋予自山後嶺上來不見垂蓋之美而林石亦無紺者所云綵水甘馨亦僅存智井爾山頂有仙祠卽葛稚川鍊丹處予記列仙傳鍊丹紫蓋乃葛稚川祖葛僊公鉉字孝先非稚川也孝先跣行屈氏二女作履施之後分餌丹二女皆仙去至云山主爲劉綱樊夫人劉綱爲上虞令亦非是中人不應作山主俱誣甚且此寺肇基於遠法師天皇悟從荊州天皇寺移居此往時樹木極茂後

盡伐去今新栽松嬌姹如綠雲寺僧等頗嚴守護不過十餘年後又成佳叢林矣夜宿於藏經樓下曉送寶公歸公安予歸王泉行嶺上復望見遠山晴雪殊快至聖水寺從徑路趨玉泉輿中於諸山外見玉泉屹立有若久客望故鄉暢適不可言喻豈非宿緣過金家溪畔兩水合流處得一小菴少憩過此山峯多茂樹無童者踰光石嶺石淨滑不受塵下嶺卽玉泉寺田

元荆門州守聶韞夫先生墓記

教諭人 黃聖年
字逢永

當陽城西十五里黃沙舖有元荆門州守聶先生之墓焉卽先生致命之地也先生沒至今殆三百年先生之廟食當在本州而封樹於茲不宜闕然卽志牒亦僅辨先生姓名而已至於先生之行履文章邑之人固未之詳也余小子職在掌故讀先生之文竊感先生之節而懼是邑之文獻未周先生之封樹或弗戒也稍爲增治蓬顆拂拭遺碣因采拾先生之大都以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聶公墓記

十九

驗於邑之人焉按傳先生姓聶諱炳字韞夫江夏人元泰定四年進士初授承事郎同知平昌州事先生早孤母改適自平昌還始知之卽迎母以歸久之轉寶慶路推官會峒猺寇邊遷湖廣行省理問官時悍卒多掠民爲俘先生言於禿赤釋其無驗者數千人至正十二年遷知荆門州纔半歲淮漢賊起荆門不守先生出募土兵得衆七萬復荆門又與四川行省平章咬住復江陵其功甚多旣而蘄黃安陸之賊復熾俞君正合兵來攻荆門先生率孤軍晝夜血戰援絕

城陷爲賊所執極口罵不絕賊以刀抉其齒盡乃斷
左臂而支解之先生登第時試大別山賦其文曰厥
功馮翼孰元孰黃清濁旣凝高下以彰融然而江河
流液峙焉而山岳儲祥維大別之名山獨巋然於南
荒爾其氣通淮漢勢壓荆楊總江陵之統會奮衡岳
之輝光深根浸淫乎后土雲彩洞燭乎圓蒼高標迥
出於九嶷倒影傍接於三湘昔聖賢之經歷雖千載
而不忘爾乃層巒岌岌峯巒疊障巒岌石痕欲駁土花若
殷藍膏綠液紅注碧珊樓臺翬飛於翠崦石梁龍矯

於蒼灣浮屠聳其側僊臺峙其間睇靈柏之茸茸雜
蒼苔兮班班幽芳野草秋菊春蘭至若地利之富物
產之珍以守則阜以財則殷殊形詭狀不可殫論靈
蹤神跡曷可并陳吾嘗凌絕頂賦遠遊呼鵬鳥以逍
遙招黃鶴而夷猶酌宋玉於秋興之亭邀太白於卽
官之舟洞庭之水未波蒼梧之雲不流烏林烟滅曹
瞞之魂已冷赤壁風高蘇仙之句嘗留登高作賦把
酒澆愁嗟乎娛樂則有加矣感慨亦有之矣其有德
神禹之德而憂神禹之憂者乎當其九州爲壑四海

一堙而神禹出焉巨靈奔天吳翻截天柱之巖崑擘
蒼翠之嶙峋其導水之功孰爲之耶然吾徒今日得
囿於禮樂之教者非前曰手胼足胝之功狃於衽席
之安者非前日克勤克儉之庸乎噫嘻時移事殊風
流雲往撫乾坤其瞬息觀古今於俯仰蓋猶迹神禹
之迹於千百載之下矣豈無心神禹之心於千百載
之上也哉嗟乎卽先生斯賦其浩氣奇節固已概見
矣輓近之士競驅馳於尺幅一受事輒苟且持祿及
至危迫首鼠反面者毋論卽捐七尺以殉亦計無復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聶公墓記

二十一

之爾非能盡力竭謀至於莫可爲而後已也以視先
生收拾餘燼於屠城敗邑之後晝夜攻禦力盡舌繼
甘受支剝之慘而靡餘憾焉其名實相去何如也嗟
乎若先生者無愧其文矣享於斯土者若關壯繆若
胡文定咸以坏土之故有司得以請於朝飭廟貌祠
春秋而先生至今闕如也毋亦掌故之失職以至是
雖然先生之節義文章久而彌著讀其文聞其風將
必有表章先生而俎豆於關胡之列者余小子又焉
能爲有無時崇禎庚午十一月朔日記

涪溪青雲閣記

曹世煥

方山以宋賢唐子方讀書名下有涪溪鎮居民
鱗集其間善陶朱術者代有人而能如古讀書
方山者則自

國初迄今寥寥焉幸得一二雋才矣卒累市井習
不得成或成矣復短折說者謂文風不振故壬
子冬居人士謀即故雲樓遺址建青雲閣高數
仞以茹納涪溪之水內祀 文昌以木主取星
神照臨爲萬里雲程計也閣建屬余記余曰是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青雲閣記

二十二

則然矣邑之書院名迴峰近東城上建文昌閣
峻宇隆起望似尖峰聳秀直遏沮流胥此意也
風水形家言誠有之第讀書種子不絕者不徒
以形而以心果心在斯文乎自必尊師重道而
善端起矣父兄以善氣薰子弟子弟以善氣承
父兄自必上邀神鑒冥冥中若啟若翼行見戶
誦家絃直與方山讀書之流風餘韻相接續於
登青雲也何有不然文昌星也光在天幽隱靡
不燭所謂祿命將相甯於不善讀者命之祿之

乎即以後世道家言梓潼帝君主文昌梓潼帝君晉人也以忠死英靈不沒或有之然讀陰隲文觀功過格諄諄三致意者正有在是欲振文風勿謂閣之建遂可續讀書種子也語及此衆躍然曰然哉然哉盍并記之令後之人益以心力挽頽風也閣始於吳君山柏房兄清如成於張君良臣房姪端熊子文哲嚴君允中堂姪中孚

補遺

遊萬壽山記

吳沛榮 恩貢

方山之陽重岡疊阜蜿蜒七八里屹起而聳秀者萬壽山也三面壁立頂坦夷如盤可坐千餘人其上有寺相傳爲有明時始建鄉先生輩率以佛堂爲學舍知名老宿多出其中曾生東明山主人也家於山之麓余過其家卽欣然登山拾級數百步至寺中摩挲殘碣周覽殿廡雖不逮玉泉紫蓋規模宏偉而數楹完整蓋自崇禎八年重修而後風雨兵燹土人又幾經葺而新

之矣山之左爲南北通衢行人絡繹其下聞山上呶喔聲輒佇立久之然後去其右則近山一水潏洄有泉自山下出者名胭脂湖深數尺廣數丈袤十餘里其流四時不涸可濯可釣石橋橫亙其中俯瞰清波如明鏡照人間產玉蝦晶瑩晃朗隱約水濱漁人網得之稱竒欲獻瑞焉湖外平原千頃烟樹蒼茫村莊歷落綠野芳疇舉堪指數又若香爐一峯對峙於東青谿諸山列障於西而漳河如帶環流其間凝眸斜陽中

遙見風帆上下遊興爲之一暢斯則茲山勝概
矣抑余思之山靜鎮有常何山不壽而茲獨以
萬壽名意山之靈者人自傑其鍾毓之竒居人
士騰茂蜚英必有特壽於天壤者若二史恬菴
之學有淵源南堂三山之競爽濟美殆皆秉茲
山之秀而卓卓當時者歟然是遊也適與曾主
偕生夙慧而早達者也其接武數先生而後先
爭耀者乎則庶足增光是山而不負是遊也已

老人府記

袁 瓚

天下曷爲重讀書者哉重其能用世重其能傳世尤重其述他人之事而爲文以傳於世不然古人之遺聞何以瞭然於今日也且窮鄉僻壤苟無讀書者處其間何以寂寂無傳人也紫蓋山左王氏者其先隸楚襄王麾下後析居半徙於此數世孫名志遠年一百四十餘或云年一百有八十正德朝方啟壽宴帝經其門題聯云壽逢三甲子眼觀七代孫並敕建老人府當時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老人府記

二十六

榮之

國初吳三桂兵屯紫蓋府燬於火巋然存一樓耳樓之脊飾以鐵羊角俗稱爲鐵角樓旁有樹數株皆合抱葉三尖兩叉因呼桎杈樹地近山坑遂以王老名迄今三百年樓無恙焉夫得山川之間氣者恆主壽顧絳縣疑年商山高隱其人初不顯當世而獨能以壽傳何志遠之壽至一百有奇而邑志未之登知採訪所不及必其鄉無讀書者矣志遠裔孫香畹徵君工文章稽掌

故將葺是樓而新之爲余道梗概其鄉自有明
中葉以來果少讀書者讀書者自徵君始而余
之得聞志遠之年也亦自徵君始甚矣書固不
可不讀而足爲一鄉之人所賴也記此以勸來
者

郭氏孝子節婦烈女合傳

沈德潛

郭之都字石乳湖廣當陽人也中崇禎丙子鄉
試行己端潔以忠孝節烈訓其家歲甲申值鼎
革流賊破當陽所在殺戮城中無子遺居人避
寇乘小舟栖泊港汊蘆荻間冀翳蔽免禍賊至
搜貨財斷肢體血流於湖濤浪半赤時之都偕
其配汪暨子諸生毓賢媳陶氏女二姑共乘一
舟賊至舟大呼獻金全爾命之都噤不能言示
腰間橐賊不待解橐即剗刃破之攫其金兼脅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郭氏合傳

二十八

使去時子在旁默揣父去賊必置之死已無金
必不免欲乞哀救父恐賊不知天倫難以情理
動因睨視父若漠不相關者語賊曰此翁羸老
隨將軍去安能併力殺人予有力願隨將軍往
賊不知爲子也因釋翁及媪擄子去平定後竟
不歸知必死於賊方賊始至舟陶氏竄身叢荻
淺水中得免賊散僕救之登舟問僕曰相公安
往僕應不知或給之曰去即歸耳氏且泣且望
久之終不得音耗因拊膺長號曰我夫守義必

不與賊俱死賊手矣尙望生還日乎沈水死前
此賊擊舟時二姑年十七賊曰爾願生抑欲死
姑曰生死由汝賊曰從我去生不則死姑泣且
罵曰恨我爲弱女子不能殺賊言未竟賊以刃
斫其首首幾平分奄奄兩日死至今死處風雨
夜隱隱聞嗚咽憤恨聲後王師平定之都歸
里側室生子二俱明經今孫曾三傳有以文行
聞者宋州牧楚望同鄉人也恐其事久而湮沒
乞予作傳予舊史臣有發潛闡幽責因節其語

傳之以告天下後世之偷生而棄倫常者
論曰明季當思陵死社時天地易位平日居高
位負盛名侈言氣節者或至蒙面喪心矣乃士
人婦女能子死全父妻死殉夫女死守志一門
之中人道備焉且天佑善人卒昌其宗郭氏之
興卜其未有艾也嗚呼人如郭氏一門始可以
死然人如郭氏一門至今未死

熊斷山先生小傳

張致青 涵清

吾師熊公 諱 經鹿庠名映鑣字景朱號斷山玉陽宿儒而嘉慶元年殉二月之難者也公祖籍江西自始祖成化二年遷當陽傳三世庠生五玉公爲公高祖拔貢我復公爲公曾祖庠生仁輔公爲公祖增生絅菴公爲公考絅菴負士林望年踰三十早逝自絅菴出者長畊心先生次則公也母羅孺人長育教誨皆及成立事實詳載邑乘賢節志及湖北通志公生而穎異甫學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熊斷山小傳

三十

爲經義便脫去凡蹊諸先輩歎謂生氣鬱然定決遠到乾隆乙未公與畊心先生同遊泮旋食餼五試棘闈不售遂絕意進取友有勸駕者公則所然笑曰此事思之爛熟公舊廬在城教誨猶子繩世等而從學者日衆公亦不拒循循無倦垂二十餘年歲甲寅元旦詩有云安貧兼守拙知足不求餘舌畊田是硯學殖圃惟書竊意公即不出而得所處也乃今春教匪陷城而公竟以身殉焉其絕命詩曰皇王恩父母德一死

何足以塞責顧予體之孱弱兮欲求生而不得
兄其善事老母兮委曲以延先澤勿疾惡之已
甚兮致令宗絕而祀滅按城陷在二月十五日
午時公招所友不齊汪公飲酒徹夜相約同死
十六日晨刻驀至青家慘然謂青曰汝善謀我
將死也比歸羅孺人適憤絕於地公與畊心先
生親殮畢取族譜授畊心先生旋令次女自盡
既羅孺人復甦公已端坐金魚缸死矣公事親
孝一言笑惟恐逆其意與畊心先生友愛無間

負性高簡持身端謹雖極放蕩者見之皆自斂
善書兼及畫蘭或有乞者未嘗必擇人鄉黨有
婚娶喪葬事未嘗不酬應也至良辰美景登高
臨流凡吹笛鼓琴蒔花養魚諸韻事恆樂而忘
疲是以人敬公之介而益愛公之和黃太史曰
視其平居似無所表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
奪人弗之及也歲寒知松柏洵有然歟公座右
銘云凡事較之最苦則樂一生聽之有命則安
嗚呼公真安命者矣公死難事青較諸弟子知

最悉故敢僭述之以俟後之操觚者時嘉慶元
年歲次丙辰仲冬月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熊斷山小傳

三十二

王母姜太安人傳

袁 瓚

安人姜氏爲當陽王徵君映蘭母年十九歸贈公鳴珂越五年贈公歿家固稱小康顧孀姑年高子女幼弱安人性樸誠力不能禦外侮值饑歲貧戶就食者常盈室無虛日焉嘉慶辛未至甲戌尤荒歉寇盜四起安人徹夜紡績召戚族之困乏者與之食而預爲防幸無事而家計漸中落矣自是晝夜操作勤苦倍於前輒以一身兼數人之勞而未之或倦徵君年既長令就塾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姜太安人傳

三十三

師有戚好至必延至家設饌以禮之其事師之加敬益不待言訓女嚴于歸於陳奩具外無私與徵君爲之請弗答也女亦以爲固然者不缺望於母知其秉母教深矣夫大廈之重一木不能支疾風之來勁草當其變安人守節閱四十年寒暑其所任也重其應變也難慮患操心積而成痼疾雖饗飧不乏與苦節何殊鄉之人述安人之事姑能盡孝述徵君之事安人與安人之事姑同徵君不言人固罔弗知宜乎舉孝子登

孝廉方正科也余與徵君善爲作傳敘梗概以
示其子若孫子若孫其敬識之安人歿年六十
有三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姜太安人傳

三十四

李貞女墓誌銘

衛天民

方公名璲者與余同里言李貞女事甚悉余時
爲諸生聞而異之歲在癸卯適授是邑司訓莅
任後睹

恩建石坊離鬢宮數武知即貞女宅也過其門肅然
起敬楊李兩姓戚族多列膠庠爲余道厥始終
迺知貞女生於雍正甲寅年其聞訃歸楊也在
乾隆辛未歲冰霜自矢有烈士風躬理家政井
然有條嘗以不得孝養翁姑爲痛其立嗣延祀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李貞女墓誌銘

三十五

也在甲申歲嚴慈並用期於成立雖受室生子
不忘教誨論者輒比諸陶歐云後經闔邑紳士
公舉由學申詳各憲題請

旌表維時貞女年未五十奇節已達

天廷矣而貞女旋於癸卯臘月棄世其子盛智將以
甲辰孟冬謀合葬焉請誌於余夫砥礪廉節此
學校事也闡揚潛德由學官始也往者方公所
撰編入邑志待梓已久余豈敢有異詞爰就貞
女之始終於楊氏有功於名教者而爲之紀其

歲月焉爾

銘曰貞魂已仙貞心不滅何以擬之冰清玉潔
鬱鬱佳城在岷在岵既固且甯嗚呼千古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李貞女墓誌銘

三十六

鄉賓楊先佑墓誌銘

邑令 黃仁育堂

歲辛亥余膺

簡命宰是邑公餘間與士人接見楊君咸齋脫略不
羈語言質直心異之後過邑之官墻鎮君率其
子弟來謁觀其氣象類皆恂恂雅飭詢知伯叔
兄弟不異財男女數十口雍睦無間益重之壬
子冬上憲徵邑志余擬開局纂修計理局事非
強有力者不能勝特延君君郎毅然曰是在我
此盛典也文獻攸關當事有大於此者乎亦曠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楊先佑墓誌銘

三十七

舉也百年未輯當事有急於此者乎於是勞怨
不辭凡局所需無大小身任之癸丑春三月稿
成時局與君永朝夕者曹生世煥也歸爲余言
局無此人不得然病矣憊欲梓志速爲之余心
識生語而猶以君氣厚神健必可畢乃事詎逾
數月而君病革矣其姪盛世以行狀隨進哀而
請誌於余嗚呼君死矣余以爲雖死而未死也
聞疾革諄諄不忘遺令子啟淵延匠治棗梨俟
省鑄工至即赴局董厥成君何勇於義雖死不

貳如此耶嗚呼世之知巧者多矣讀書考道議論風生以析是非宜不難乃知當爲之而卒背而去即不背而去而有初鮮終又不解其何以故況時當易簣方寸亂矣遑計公若君者其亦人傑也哉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君之勇於義其亦死而不死者哉向使策名太學即走京師與當世賢豪遊以此不貳之誠益以學任天下事必可觀惜乎止於是悲夫然余以爲有其不朽者君之志此志與志並存焉可也夫余宰

是邑凡賢者皆欲表而出之爲邑勸則君之見於余文也又其宜也君諱先佑字克聲咸齋其號也膺鄉介賓以癸丑冬月卒

銘曰孰不死君自別見之明爲之決以此銘也
名不滅

舊志田賦論

栗引之

當陽去郢二百里而遙四封不越一同大都東南易潦西北易旱每春夏間沮漳兩岸萬山層疊土枯石瘠小曠輒槁其沿陂堰而耕者一當淫雨汪洋澎湃陵谷異狀若滋泥魚兒水天一色矣其平原沃壤半屬廢藩強軍民之操畚鍤而從事者不過山谿間掇掇終歲猶時有崩塌之苦至若荒石諸山皆不毛地明萬歷清丈時以刁民告訐皆得攤糧一登籍遂爲成案矣至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舊志田賦論

三十九

箕斂之法最甚者當年斗級兩差十年輪應一歲之費咸出其所籍甲日久弊滋已派而重派小費而大派暫行而久派私事而公派糧之所徵有定額民之所納無成科破產流亡率多坐此幸司邑者憫其苦上聞檄下盡革之規爲畫一自康熙五年始抑聞之賦於常賦之外謂之贖使里胥仍得以爲政其欲不譁而爭也得乎當陽之病不在腠理或且治其標方治標而雜投方餌其爲生也幾何矣畫一之說治標之說

也按脈察微而調劑之是所望於醫之聖者早設事
焉庶其有瘳爾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舊志

田武論

又三十九

舊志防禦論

栗引之

郡邑立民壯凡以衛民也乃昔以衛民今以禦民矣設之以爲禦也而得禦焉奚賴此民壯爲哉當陽斗邑上下千餘年間亂多治少大率荆豫梁益有事則此土首當其鋒他不具述

清興乙酉之變舉數十萬衆潰不旋踵較三國南宋時受禍更烈然後知當陽徒有百年之險實無一朝之恃也

聖天子軫念疆域雖伏莽已翦凡郡縣扼要處所皆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舊志防禦論

四十

令置兵偵守誠安不忘危如欲以追呼之能而望以防禦前之爲謀不甚踈哉

舊志人物論

栗引之

或疑陳仲弓亦大邱長耳苟非門第高顯苟陳文譽亦安能聲施至今乎余曰是誠有之然苟以高顯而已何復有公慚卿卿慚長之論故知太邱之德不可誣也叔孫穆叔以德功言爲三不朽余以爲總一不朽耳世固有無德之功無德之言亦安在其不朽也茲數公者惟鄧以功著其他皆以德重不竟其施其文詞亦不顯於世然余以爲有其不朽矣故論著之窮鄉孤婺飲泣沒齒彼豈有覬於後世顧其志操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余因次於士夫之後非徒女訓亦爲烈丈夫勸焉

舊志鄉市論

栗引之

邑之民食其土之毛利不出四封而四方之異物無從至化居惟視合溶然米鹽布帛外亦無奇貨可居曩有保甲之設弭盜也今則疲於句攝矣復有鄉約之設宜

諭也今則扑之公庭矣孔子有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王道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故易易耳觀於鄉者不於其鄉也夫亦知所從事矣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舊志鄉市論

四十一

玉泉闢異說

李 遙

天下何正人君子明智特達之人不概見而愚夫愚婦去正入邪厭平常喜奇異惘惘汨沒於誕漫不經之說蓋未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中庸至正之理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君子中庸君子而時中帝王聖賢授受相傳之旨君子而外凡人未知也若夫 關夫子三國人傑值羣雄角立之日識天下正統慨然以恢復漢業爲己任終其身至殉難而死浩氣孤行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玉泉闢異說

四十三

流貫今古由侯而王而帝凜凜與日月爭光迄今千百年自天子以至庶人自中國以至蠻貊浸人乎人之神明激發乎人之志氣也尊禮與孔子等何浮屠創云智者從天台歸荊州望當陽山色如藍杖策過玉泉至青谿欲建道場嫌迫隘還趺坐枯樹中關公稽首皈依冥建佛庭一夕湫潭千文化爲平址棟宇輝麗巧奪人目噫此巫覡跳神符咒之說欲以愚鄉里愚夫愚婦恍惚人耳目攫人金錢粟帛耳又何異於徐

福入東海求藥誑秦皇李少君樂大之所以愚
漢武翩翩然神仙可下能致不死也然玉陽好
巫得無沙門好事者創爲此說以愚其俗與否
則智和尚故爲荒唐之言以籠罩隋皇也考玉
泉寺歷唐而宋元而明或頽或廢或圯於飄風
疾雨或零於蔓草荒煙修建殊代改觀易故不
知凡幾豈帝顯神通變化驅鬼役靈一夕所建
金玉道場皈依沙門之處任樵牧兵火風雨崩
塌必藉後之人修葺補綴方得以不墜歟何顯

靈於前而偏不顯靈於後也抑神之靈有時靈
有時不靈歟無是理也惟帝之有顯靈諒不皈
依釋氏也大抵異端之鼓惑天下必思所憑故
學二氏者動假吾儒以爲說闢佛則有傅奕與
韓愈矣後魏後周靈廟除伽藍形容廢毀文字
放佚矣至若帝之威神固與日星河嶽並明並
麗並流並峙者也千百世而後或有不信佛法
毀玉泉寺者曰此關帝冥建所也鮮不消然阻
矣此浮屠家創爲誕漫不經之說之原也凡鬼

魑魍魎依草附木之妖誘惑世人莫不假作人形或託爲神語否則人得羣而指之矣夫何惑之有今智者玉泉寺爲關帝冥建之所亦猶草木魑魍鬼魅之妖假人形託神語以愚當世也余令當陽洞察其事因闢其說俾後之學者知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皆可絕之非中庸至正之理亦當絕之也或曰此不但鄉里之愚夫愚婦崇信即能文章講道理赫赫有聲者亦不乏余曰此亦鄉里愚夫愚婦之說也天

下有正人君子明智特達之人自有以伸吾言矣

當陽胡侯惠政紀略

明 朱光祚
號上愚江陵人尙書

先是萬歷壬子春余以奉常使獻陵取道當陽遊玉泉不勝穆然咨嗟歎寺僧之無與講淨業也哀哉欲淨而不能有驅之者矣於是以方丈爲傳舍二三芻日操刀行屠伯事哀哉安得惠人而與之引噴珠之泉洗生殺之業乎暇讀李本甯太史遊寺詩飯牛依磬鉢牧豕辦租庸酥酪清齋少袈裟俗禮恭歲當饑饉後地扼往來衝上客頻傳食空王豈素封是詩也可以興矣歲維癸亥去余經行之年一紀有蜀德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胡侯惠政紀略

四十六

讓君子胡君謁選宰當陽過而問余余曰此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當戒殺玉泉罷僧寮續食爲第一義君額之今甲子九月余駸駸蒙惠道中聽輿人之誦廩廩德讓者必曰胡君曰胡君會弛擔里門有子衿數輩揖余而曰先生有大造於吾邑也夫何以故曰吾邑侯賢何賢乎曰悉數之不終其姑舉大略如革合溶地保革催糧排年收頭革玉泉僧人供具墾荒田抵積負而逋民不擾平百貨之價而市不知有官嚴保約而人爭孝弟力田野息萑苻之警

至羣諸士於仲宣樓作賦論文剖俸授精則又非治辦俗吏所能企然侯皆不言所利而曰先生之教是先生有大造於吾邑也余避舍而曰夫政言之非難行之爲難令君以忠厚敏肅之資行清甯惠一之政盖天錫非人力余何力之與有然以數百年無人爬梳之痛癢余誠言之侯聽之輒決江河以行之不可不紀雖然見任官例不得立碑聞諸興釐事觀察使君允移刻榜夫榜以木不終歲之計惟石乃永夫永非以爲侯也爲有害已而去其籍使後之人無所考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胡侯惠政紀略

四十七

據者設也即欲不碑不可得矣此邑人自爲意非以爲侯余亦爲當陽之人不爲侯故它媿政不具書侯名如川字汝濟蜀之安居人

唐賢詩碣跋

元僧廣鑄號鍾山玉泉寺僧

玉泉覆船蓋龍神宅也自智者大師開山二神護法高僧碩德繼續提倡遂爲楚漢叢林之首由古而今殿堂樓閣歲時增修曩昔方丈而上峭然懸崖亭觀相望曰楞伽峰曰慈雲曰山月曰松風曰惺惺曰彼岸曰寒亭危徑曲折迴隔塵凡巨棟飛甍修篁古木突兀於煙雲杳靄間得唐代名公曲江諸賢題品而覆船之名增重於晉迨宋朝真宗景德初元頒加寺錫寘茅瓦二莊田地實慕容禪師住山時也越四十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唐賢詩碣跋

四十八

餘載慶歷八年荆門太守謝侯命當代悟空本禪師抄出唐賢題詠八篇大理評事張公爲之序鑱石於郡之泉亭至大辛亥又歷二百六十餘年矣近歲泉上碑刻率皆散失而此碑亦爲好事取去深慮珠璣錦繡久則漫滅殊負前賢立碣之盛心於是請於郡侯奉直杜公迎載而歸蕩拭塵垢表而出之以補山中
中之缺文至大四年辛亥良月既望

舊志跋

栗引之

邑志前不可考明萬歷丙子留後參軍王安任公夢榛城功既竣曾事纂修越崇禎庚午郡別駕海澄曾公應賓攝邑篆踵而新之時學博南海黃公聖年偕諸胄彥遍探博采書成視昔稱備

清興二十年伏莽在郊舊章放佚司邑者奚暇談及文治西征一舉兇壘悉平殘編剩簡尙越在草間丙午檄徵當志始購求遺籍得之劉子鴻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舊志跋

四十九

儒笥中多散漫錯譌不可讀如理敗椽麤爲補葺而已功未就也已酉夏五月州司馬山陰婁公會縣正缺來茲土登眺之暇喟然歎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當其古邑哉仲宣有樓子方有臺武安文定松柏存焉俯仰今古翬翬然以修廢爲念而邑志尤其首務爰命小子暨我師友哀輯前文旁搜近蹟歷年屯兵百戰由亂就治諸大事更爲加詳公復參以郡乘繁者削之漏者補之手編成帙授諸梓以備輶軒之采

嗟乎自丙子至今百餘年志凡三修皆觀成於代署者之手斯文廢興良不偶矣周公瑾曰哀定多微詞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是舉也據事直書無黨無避則公之大造於吾邑不徒以簿書爲功徵發爲能已昔楊堯臣諸人作唐書歐陽公以宋祁共事久遂得列名人謂其能讓善余小子濫竽論次俾附簡未諒亦諸君子遜美之意也夫時康熙八年己酉孟冬月吉日

按楊堯臣三字疑有誤考歐陽永叔代曾公亮進新唐書表內稱編脩官歐陽脩及宋祁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未有楊堯臣其人也當時曾公亮乃提舉官故表用其名又按楊堯臣或是陳堯咨王堯臣之誤抑此二人同時在史局檢校耶

隋鐵鑊字跋

阮元

丁丑春余過當陽玉泉寺得見隋鐵鑊字榻之
凡四十有四字每字方徑二寸許其文曰隋大
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縣治
下李慧達建造鑊一口用錢鐵今秤二千斤永充
玉泉道場供養考此鑊乃彼時民間所造民間
所寫其寫字之人亦惟是當時俗人其字亦當
時通行之體耳非摹古隸者也而筆法半出於
隸全是北周北齊遺法可知隋唐之間字體通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隋鐵鑊字跋

五十一

行皆肖乎此而趙宋各法帖所稱鍾王者其時
世遠在此等字前何以反與後世楷字無殊耶
二王書猶可云江左與中原所尚不同若鍾書
則更在漢魏之間其僞也不爽然可想見乎

書熊斷山先生小傳後

嚴壽春 公安

嗚呼安貧致命非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陋巷之子不與賓興西山之士不銘旂常愚於斷山熊子而悲其遇之窮也雖然張君稱熊子之爲人也高簡端靜介中有和閒居教授泊於宦情授命之日以母囑兄以死命女師弟朋友雅歌言別非真有得於中者未能超逸安詳若斯也夫士生已不能益於時而孑然孤行夫已意不爲名愚不爲死摧所謂行己有恥不辱其身者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書斷山小傳後

五十二

非與熊子亦復何恨於窮厄哉抑愚尤有疑焉當陽之被賊也其先時絕少傳聞其亦變起倉卒或魑魅潛形使人不覺致一時名流玉石俱焚耶乃張君於熊子之死歲時日月所誌綦詳而城陷之由未有原及遂令讀者哀賢者之時窮節見而有幾事未早之痛焉則又史氏之缺筆也悲夫

書熊畊心先生詩後

黔南 劉廷模

方予未至當陽已耳書院掌教熊畊心先生名知爲一邑文獻甫履任即訪先生於家接晤之下歡若平生不啻霽月光風朗我懷抱因仍聘主講席以爲後學模楷繼乃出其所爲嘉慶元二年間教匪陷城殉難諸公詩予受而卒讀之竊悲夫諸君子慷慨激烈之志百折不回下至婦人走卒亦能奮其忠義之氣以與賊抗是蓋秉彝之良時窮乃顯而

當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

書畊心詩後

五十三

國家久道化成涵濡教澤之深更有以培民風而端士習故能決死生於呼吸之際而不爲少挫然古今來遇難捐軀名湮沒而不彰者何可勝道莫爲傳之孰從信之則是詩一編實可以當信史其所關豈淺鮮哉異日太史陳風即以上備輶軒之採而修復邑乘者更資考證焉此數十人者固將藉先生名作以傳而先生之志切表微樂道人善亦於斯略見云時嘉慶乙亥季

秋月

卷十七終